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貢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翁樹棠

謄錄監生<sub>臣</sub>陳山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四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四

魏鍾繇戎路表

本文及汪珂玉跋補錄于後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靡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無履險冒寒之役又

古人牋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矢刃據  
三國志關羽圍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孫權兵  
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集古錄

右鍾繇法帖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其後書云建安  
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集賢校  
理孫思恭精於歷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  
何月思恭為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歷推之是歲  
己亥二歷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為

簡畧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  
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  
閏月權討羽以吳魏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  
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  
羽首於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  
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理可不疑然則  
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為非  
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

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平元年

七月廿六日書

六一  
題跋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  
處得於勢巧密然則察真偽者當求之於此其失  
於勁密者可遙知其偽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絕  
不復結字此決非元常之為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  
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  
正謂不識書者校其實爾若年月不誤便當不復致

辨耶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廣川書跋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為曹仁也  
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  
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為非鍾筆亡疑也朱某

記

晦菴題跋

今考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  
乞討羽自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孫權傳羽首至  
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

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錄表所謂履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錄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者正合非偽也征南將軍即權耳被矢刃者謂羽為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殺羽也因此致疑則



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偽明甚又按古人牋啟多不用  
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  
興元年是也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  
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  
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為蕃  
鎮之蕃誤矣

東觀  
餘論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為琅琅黃伯思董道攻守  
若輸墨母復餘論第余所見兩本石刻皆勁而纖長

不無剝蝕此刻獨完好紙墨皆精翩翩有宣示風然  
是思陵手榻似不無肉勝之歎

弇州  
續藁

魏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叙書賜官奴樂毅論謂無  
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過此者乃出鍾繇力  
命表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  
博雅好古畜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  
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

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

三者坐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樓鑰攻媿集

魏鍾繇薦季直表

本文及畢良史跋表  
華再題俱補錄于後

右鍾繇薦季直表真跡古高純樸超妙入神無晉唐  
插花美女之態上有河東薛紹彭印章真無上太古  
法書為天下第一予於至元甲午以厚資購得於方  
外友存此山後因飄泊散失經廿六年不知所存忽  
於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復得之恍然如隔世事以得

失歲月考之歷五十六載嗟人生之幾何遇合有如

此者後之子孫宜寶藏之吳郡陸行直題

鐵網  
珊瑚

成侯在魏銘功五熟釜為魏宗室豈獨勲業為不可  
及其楷法傳於世者亦不可企及若戎路表是也此  
卷薦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路表少異漢季楷法全似  
隸其古雅可見於後二王為翰墨宗匠顧豈能外此  
哉分湖陸隱君酷嗜古今浙右法書名畫多出於其  
家此卷尤隱君所寶者更五六十年而復歸於隱君

信神物去來真有神護云遂昌鄭元祐

同上

袁昂論書云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又李  
嗣真謂鍾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又比寒  
澗閣壑秋山嵯峨虞世南云鍾繇馳騫曹喜蔡邕倣  
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夫能書之士其評品鍾  
書如此其重也然唐文皇論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  
長而逾製黃長睿謂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  
關羽等帖字皆匾濶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修

乎長睿又云漢隸用筆結體圓勁雅淡字皆匾而弗  
楷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諸帖古隸典刑具存夫  
真賞之士其推察鍾書如此其至也此卷鍾元常薦  
季直表真蹟世不多有仔細觀之果符諸賢之論而  
其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  
其楷書去古未遠純是隸體非若後人妍媚纖巧之  
體也或疑此帖唐人所書其間民字缺而不全夫民  
字之不全特唐人避諱而剗撥之非不全書也痕迹

猶存端可察識觀者亦觀其筆勢字體與夫英氣雅  
韻不可舍本而求末遺精而究粗也要當鑒以心目

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望日袁泰題

同上

右鍾繇薦季直表真跡黃初到今千二百餘年而紙  
墨完好不渝信希世之寶也應禎往年在天府得見  
二王真蹟今復於相城沈啟南所觀此區區餘年何  
多幸也弘治四年人日長洲李應禎記

同上

史載鍾太傳事魏殊有偉績此薦季直表又見其為

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跡之  
存於世者則僅止此啟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  
不能出此上也吳寬

匏翁家藏集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示予察驗  
真偽將售諸博文家予未敢決亦以歲月綿閣已甚  
不能不傳疑也彼乃歸之沈先生啟南家先生長子  
雲鴻為予中表姊夫更諏於予予應之猶是也他日  
外舅太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為鑒定題曰此千



二百年之真跡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言  
曩於祕府見二王書二王書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  
年前有以十八字為右軍書者嘉興人以重價購去  
然固亦未能決者也

祝氏  
集畧

右鍾元常薦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表宣和書譜及  
米史黃論與他名家品目皆不見記載惟張士行法  
書纂要嘗一及之且與戎路力命宣示尚書並稱但  
戎路諸帖咸有石刻傳世而此帖不傳刻本殆不可

曉而陸行直鄭元祐袁仲宣在元世皆博學名能書家其題語珍重如此余又安能置喙其間哉但諸公題語皆稱焦季直余驗焦字實侯字之誤蓋侯字上有關內兩字實關內侯也至後但稱直而不言季蓋季姓直名關內侯其爵也若以為焦姓則上關內字似無所屬以為地名不應薦人而直舉其郡望且當時亦無所謂關內郡者故余定為侯字無疑而華氏入石直標為薦季直表云徵明識

甫田集

魏太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見者唯淳化間數  
帖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右軍臨筆長風白  
騎識者有疑戎路力命紛紛若訟獨此薦季直表最  
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為之刻石以傳自華氏  
之刻行而天下之學鍾書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  
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覺點畫之間真有異趣所  
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昔人故不欺我也華氏藏為  
大戎脅取黃緣佐朱提權相復見法籍入天府尋用

代祿轉落緹帥家緹帥沒余乃偶得之賈人手亦云  
幸矣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  
寥乃爾又歷千五百年而完好若未觸手甚或以纖  
媚疑之第此正純綿裹鐵書家三昧也庸詎知非其  
時卧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入紫闥而亦用此不  
墜兵燹邪藉令李懷琳宋儋白首臨池辦此結體否  
咀賞之餘因敬題於後

弇州山人藁

魏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盖司諫之子也  
出其家所藏墓田丙舍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  
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鬚成絲為之三歎

攻媿集

魏太傅鍾繇戎路宣示帖真蹟

珊瑚網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  
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逮充宣示命令云云建安二十  
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御府所藏魏鍾繇宣示帖淳祐十一年歲在辛亥至

朔同日妝池松題記

尚書宣示已入閣帖薦季直表亦鐫華氏真賞齋矣  
此則宣示戎輅真蹟為吾禾項氏所藏是宣示有二  
種也遂昌鄭元佑以戎路作戎輅世遂名戎輅帖耳  
余考廣川書跋以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畫細短而逸  
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勢巧形密然則察真偽者當  
求之於此其失于勁密者可遙知其偽也賀表畫疏  
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非元常之為也永叔

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某未亡不應先作  
此表論辨如此然鄭遂昌以成侯戎路表楷法傳世  
為不可及又以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輅無少異今三  
帖具存鑒別自在惟是墨本為閏月九日非九月也  
或誤以九日作九月抑閏在冬捷時耶有識者宜詳  
辨之嘉禾龍惕子汪珂玉鑒於城南之蓮登草堂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真跡

鐵網  
珊瑚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

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餉朝不及夕  
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  
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  
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李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  
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為  
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勲矜其老困復  
俾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  
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冒宸嚴臣繇皇恐



皇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年八月關日司徒東武亭

侯臣鍾繇表

陸行直鄭元祐二跋及袁泰第一題語俱見前

書家之有鍾王猶儒家之有周孔今之學者出口惟云二王而不言鍾猶稱孔子孟子而不及周公也伯幾此語真能為元常出氣東平畢良史

東觀餘論云自秦易篆為佐隸故漢世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

小楷法皆出於漢隸率區正今存於世若元常尚書  
宣示等帖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子敬洛  
神賦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謝宣  
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  
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隋陳間正書結字漸方唐  
初猶然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  
人競倣之遽不及二人遠甚鍾王楷法彌遠矣余觀  
此帖誠元常之合作若黃長睿之推而得其詳論而

極其至且究其字體之變更似為此書發也不可不重識焉至正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泰再題

又李應禎吳寬二跋亦見前

吳皇象急就章

右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章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為吳皇象書摹張郡公家本象書惟官本法帖所載文武將墜等四帖其餘不復多見而章草自唐以來無能工者其法蓋僅存世傳獨吳越錢氏所藏蕭子

雲出師頌最為近古他如索靖月儀等未必盡真此書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雖不可定為象書決非近世所能偽為者自李斯作倉頡其後爰歷博雅凡將元尚與急就五家繼作皆為小學所宗故字書略備今倉頡而下皆亡獨此書有顏師古注本尚在乃相與參校以正書並列中間臨搨轉寫多不無失實好事者能因其遺法以意自求於刻畫之外庶幾絕學可復續也宣和二年上巳日知

頽昌軍府事縉雲葉夢得題

石林集

余舊藏此帙臨學曾數十百過比已與沙門圓慧昨  
于華亭何元朗所見宋仲溫臨本神氣骨肉俱勝今  
日更觀茲帖微悟古人用筆之意焉

玄牘紀

### 吳皇象文武帖

皇象文武帖蓋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幽州督軍御  
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  
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

避晉諱當以此為是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親先公高節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為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

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沉著痛快真得其

筆勢云

法書  
要錄

晉索靖月儀帖

世謂母丘奧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  
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卧  
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  
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  
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他人不能眡睨其間然與

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適疎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為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

歌刷逕出法度外有可貴者

廣川書跋

今年冬得黃熊所攜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真跡為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祕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黃長睿遂未信以



為贗物獨董道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臨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凡十一章俱稱具告君白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絕不類晉人尺牘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黃初時語然終不可曉也此本刻頗精楮墨亦佳有古色或是閣帖真本故存之  
兗州續藁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虛和天矯間有豹奴遺意大都為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

書畫  
眼

月儀帖書家所重米南宮一帖有云月儀只唐人耳  
無晉人轍余得蕭子雲出師頌觀其筆法猶是漆書  
遺畫不當以魏晉後變隸求之

同上

晉索靖章草急就篇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  
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  
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  
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獨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

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母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余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填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

既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卷終因以備忘云

東觀  
餘論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  
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  
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祕書郎黃長睿雙鉤所  
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  
無復有真蹟流傳騰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  
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采尚可髣髴  
其典刑兵興以來剽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

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於世閩無美石乃使以版刻  
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  
棗木傳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石林葉夢得書

石林集

### 晉索靖出師頌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  
索幼安所謂銀鈎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余舊  
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  
索靖書與宣和瓢印盖天府本也第黯黯不甚可別

細翫其行筆處亦似微蹇澁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  
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髣髴而  
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  
王涯僕射永存珍祕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楮尾  
米友仁數文鑒定以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內府余竊  
謂二蹟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  
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別所以而槩以隋賢目  
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再觀此希世之珍所不

滿者子雲竒跡遂以永絕耳令人慨歎

奔州續葉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蹟已絕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書在樞李項子

京家故是甲觀其昌

戲鴻堂法帖

# 晉嵇康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為逸少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不易錄此言之實嵇之手跡特懷琳臨倣之耳

懷瓘又言逸少縱逸之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  
八人嵇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  
鉤下真跡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廓  
填擅場因命為二本一自隨一遺無功間中時一展  
翫雨散風行頽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  
無功其善有之

清河書  
畫舫

晉庾翼真蹟

晉庾翼稚恭真蹟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清汝欽家古



黃麻紙全幅無端木筆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

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

米芾  
書史

晉王洽帖

燕石入筭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  
昧者衆矣真贋相眩則偽者常勝後有真者不復察  
也余觀敬和之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於四方洽之  
書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其帖已具寶章集今  
入祕閣觀者不求真偽謂真洽書也余嘗察其書正唐

所摹以留內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  
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為臨家者是豈  
不使卞和長號也

廣川書跋

晉王洽仁愛帖

王導行草見貴當世洽在諸子中又最知名而書不  
減父風下筆有新意此帖當是以前兄散騎常侍恬  
之亡故也語故切至筆鋒鮮潤加之結密未必不永

寒於水

曹勛松隱集

晉王珣真蹟

米南宮謂右軍帖十不敵大令帖一余謂二王蹟世  
猶有存者惟王謝諸賢筆尤為希觀亦如子敬之於  
逸少耳此王珣書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用  
卿得此可遂作寶晉齋矣

畫禪室  
隨筆

晉謝安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  
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悉為兵取別取犀玉標軸

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  
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  
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盖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  
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  
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  
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  
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廸善寶之

道園學  
古錄

晉謝安六十五字真蹟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  
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祕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  
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  
代得以寶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  
李瑋第云購於侍中王貽永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  
摸閣帖但取郝愔兩片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  
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摸版余特愛此帖  
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

靖國二月十日以予篤好見歸余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丙

申時獲之此非天邪米芾記

寶晉英  
光集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蹟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為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蹟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載等真蹟皆項氏之傳貴

者

書畫  
眼

晉桓溫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  
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東坡  
集

晉桓溫早燥帖

右早燥帖晉臣溫手跡字法淳古無俗韻亦一代佳  
札臣之事君以忠而已非貴乎虛拘苛禮也古者奏  
事乃用親札而不以繁文盡恭蓋君臣之義同於父

子各無所疑通其情實之為美於溫此帖可見紹興

戊午四月初四日臣米友仁恭題

珊瑚網

晉顧愷之女史箴真蹟

虎頭與桓靈寶論書夜分不寐此女史箴風神俊朗  
欲與感甄賦抗衡自余始為拈出千載快事也其昌

戲鴻堂  
法帖

晉楊義黃素黃庭經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為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為



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為飄飄有仙氣  
乃楊許舊迹而張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為學楊義  
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真誥稱楊書  
祖效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構遺  
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為書家所重若  
此顧唐時止存帶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  
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邁耶元時在鮮于樞家  
余悉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茲勒以冠諸帖楊在

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係以時代耳其昌

戲鴻堂法

帖

晉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  
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為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  
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  
世不復議余昔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  
作者閭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

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善書畫當世  
號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偽造  
以進當時李懷琳好為偽蹟其用意至到或謂亂真  
昔人謂急就章為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  
序闕三字裝稍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為  
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為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  
後人所為得劉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  
約者此正銜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

恭得此摹本諉余跋其後

廣川書跋

嵇含云衆口異賈羣目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  
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  
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於胃  
中苟惟人言之信故凡造妄架偽者舉得進也前人  
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然

全上

宋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錯以遺

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東坡集

宋謝靈運古詩帖

本文及項元汴跋補錄於後

伯英妙蹟永絕之後隋唐能書者論草聖惟言永禪  
師張長史而已今觀此卷始知元氣在天壤間代不  
乏人但藝有專兼流傳有顯晦耳豈謝公以佳詩雅  
韻掩其書名耶況宣和宸翰內外僉題玉璽玉軸幹  
皆全譜中論評又備極推獎慶仰神物感惠難勝值  
而有之此生之倖會也不愧惡拙僭書卷末時至正

庚午筵賓節日前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榮僧肇薰香

敬題

冊珊網

宋謝莊詩帖

謝莊詞翰傳自高祖廣平王聞得於南唐字畫遒勁  
勢若飛動莊六朝文翰俱美元祐己巳十一月望日

石磧戍鏡湖遺老賀方回云

戲鴻堂法帖

瑞雪詠山夜幽懷園引長笛弄莊集中不載誠祕異

之文故莊手書珍惜不傳於世也之肖再識

同上

謝莊詩帖於新都汪景淳得摹本見真蹟書法似閣  
帖所謂蕭子雲者小加妍雋宋高宗書近之其昌

同上

###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韓晉公領  
浙西之歲得於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  
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謨啟於私第朱方官吏俟  
其代者完葺舊府圯墁故堂更人以壁字昏蒙方以  
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

翰墨代無等傳自護壁書施榻於下耽玩研味略無  
已時士舉重焉紹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  
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  
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  
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  
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  
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  
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米士舉於道病卒



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為朽壤  
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蹟固知興亡繼絕後不  
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  
蕭字園卷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  
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  
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  
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如此嗟乎  
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

年間竟無顏圯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  
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蹟感有將壞之壤晉公  
出之方絕之蹟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唐

崔備

法書  
要錄

梁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  
去真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  
蓋自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

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世所  
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求於纖瘦濃淡未  
嘗有遺恨昔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  
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  
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可用以作筆此予未之考

也

廣川  
書跋

梁陶弘景奏章藁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真跡

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為人今金陵有許長  
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  
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為楊瓊瑤作奏章藁  
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  
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  
其疏比之鍾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  
目之獨竇裊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實云

東觀

餘論

梁陶弘景帖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灰中草書後遂工草隸  
緣求宰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而去評書謂弘景師  
祖鍾王采其骨氣至真草體勢反合歐虞此帖清高  
閑澹雅有秀韻是知歐虞作略得六朝韻為深帖語  
似邀屈畫工故其說頗詳云

宋曹勛  
松隱集

陳僧智永做鍾元常宣示表

此永師做鍾元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

回向沉著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唐以

後此法漸漸盡矣

畫禪室  
隨筆

寶章集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  
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  
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  
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  
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

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獻之已下二十  
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  
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  
舉朝以為榮也

法書  
要錄

上山斫檀檿檿

檿遐雞切檿呼夷切檿檿  
木細葉似檀今江東有之

先殫謂山

無檀則不可謂檿檿果足用為檀則世亦不能自罔  
也昔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  
二十八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命崔融為

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禠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墨蹟盡作硬黃紙次第屈屣

屈側入切屣直立切玉篇曰從後躡也

如

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搨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祕閣比他石為難得乃剔取寶章一卷別出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有存者世或得之不於此求



而競從於偽因書其末崇寧三年十月為宗子大年

書

廣川  
書跋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何  
至亂真耶後人於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偽則雖欲  
如古人懸斷真偽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  
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偽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搨而  
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曰絮蓋漢紙  
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依舊書長短隨

事截之則為幡紙以生布作紙絲關縫故名麻紙以

樹木皮作紙名穀紙至漿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為經

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

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黃此於真偽可

以不論也余見祕閣寶章集悉為經紙摹書然武后

既復以賜方慶則留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

然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驟迅快故知為能書

也為印仲參書寶章集

廣川書跋

謝靈運古詩帖

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颻入倒景出沒上烟霞春

泉下玉雷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棘花

集作棗

應逐上元酒

集作上元應送酒

同來訪蔡家

北闕臨丹水

丹集作玄

南宮生絳雲

生集作坐

龍泥印玉簡

集作

大

火鍊真文

大集作天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虛駕千尋上

空香萬里聞

右二集見庾信集步虛詞

謝靈運王子晉贊

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上登天王

子愛清曠區中實囂喧既見浮丘公

既集作異

與爾共紛縈

集作續韻

簷下一老公

集作翁

四五少年贊

衡山采藥人路迷糧亦絕忽過岩下坐正見相對說一

老四五少僊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既賢哲

既集作必

榮僧肇跋見前

右題中已極詳脩如此余又嘗見宋嘉祐年不全拓

墨本亦以為臨川內史謝康樂所書妙入神品今幸  
獲覩真蹟殆不虛語筆勢縱逸使人真有凌雲之想  
書於五色箋上其箋大不盈尺上有五代以前印璽  
為庸人擦去可惜裝背錯序細尋繹之方能成章第  
前二篇見近世所刊六朝詩人庾信集味其詞氣頗  
不類謝公為可疑深媿淺陋不能考訂以破數百年  
之惑而使妙蹟不遇知音悲夫 墨林子項元汴

聖教序

太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月在京兆府本碑

在慈恩寺塔

金石錄

序唐太宗御製記高宗御製中書令褚遂良書永徽

四年刻在永興今此本序記同為一石字畫並同而

刻石在永興本後十年疑模本也龍朔三年十月立

集古

錄目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踈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甯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

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

硬通神者耶

廣川書跋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道逸波拂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嘗書之

至是始摹榻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  
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  
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  
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

弇州山人藁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于慈恩寺塔下分東西兩龕  
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不毀書法  
遒健然用筆輕細後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石墨

鐫華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道逸婉媚波拂處虬如鐵線後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 右二碑王元

美考年代官品以為不合署名處疑皆後人附益良

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所在耳余又按

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為太子又述記并勒碑置

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十月褚遂良書則大塔本似

是真蹟而同州本反勝何也

石墨  
鐫華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千狐

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蠶吐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搨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精原溥可以保矣甲寅三月十八日束髮畢

題字

蒼潤軒  
碑跋

釋懷仁集王書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并述聖序記太宗高宗撰沙門懷仁集

王書咸亨三年十二月立

金石  
錄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

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蹟咸萃其中  
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  
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  
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由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  
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絕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  
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

東觀  
餘論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  
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

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  
懷仁模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蓋玄  
奘方於洛中總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  
故云爾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  
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於書而仲蔚乃  
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展冊為之失笑

弇州山人藁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內府借右軍  
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

翼也余生平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於此者其波拂  
鈎磔妙處與真蹟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  
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本蘭亭為自快自賞者久  
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

弁州  
續蒙

右軍書蘭亭為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  
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無恙也余  
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為尚有  
典刑況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蹊徑宜其為書

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畫細學者又當求

之言外

王太常集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為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為據恨其不見真蹟輒隨人言下轉耳董其昌

戲鴻堂法帖

此書視陝本特為姿媚唐時稱為小王書若非懷仁

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  
王右軍書集之為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其昌又

題

上全

此碑為百代書法楷模今時尤重榻者無虛日風骨  
鉅鍛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曾見  
舊榻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為善餘皆不及也余  
所收本乃二十年前物較之今榻猶勝真可寶惜王  
元美曰右軍真蹟自禊序外不應行法勻整乃爾且

梵字多所不備大小展縮偏傍湊合所不免也又曰  
玄奘既託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  
令達磨師見之不滿一笑耳

石墨  
鐫華

王右軍書登無上神品今古琅琅固不必更論若聖  
教序右軍石刻中第一較定武蘭亭更為佳妙而今  
碑在長安人人可搨賤易貴難故人莫知寶不知真  
足模楷百代稱山陰嫡嗣也夫以文皇宏文之主聖  
睿傍啟兼善臨池嗣子羸能繼之一時摩搨之工宜



靡有及此者且當時右軍殘楮纖墨盡入天府此從真蹟中搨出刻手亦復精絕稱山陰嫡嗣宣虛也哉

金石  
史

集王聖教序與古詩十九首如青冥仙闕可望不可至評者謂偏傍湊合大小展縮此固集書所不免而以此病之耶此搨為季安氏家藏百餘年前物也雖經斷缺鋒鍛猶存今關中得數十年前者如獲半壁補其闕斷輒冒連城俗眼視此反為抑揄周鼎康匏

能不於邑特命家童凌偃依松談閣式裝潢歸之季  
安其善寶之勿視肉眼上全

宋搨聖教序

右軍諸帖惟聖教序在行草間極有益學者近世文  
太史書法多出此世爭購之無余殘闕失真而全瓦  
始出至不可辨此本鑒定宋搨無疑為唐君少夷家  
物具見博雅 王世貞

右軍書蘭亭為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

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亡恙也余  
兩至長安摩娑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為尚有  
典刑況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蹊徑宜其為書  
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畫細學者又當求  
之言外 王世懋

右軍書法近世最重者淳化閣本即二王帖十七帖  
不能埒蓋全在選刻之精存真跡也今繆傳者夥而  
閣本絕少欲見右軍真面目無如聖教序其集字摹

刻皆出一時國工視宋所彙集摹刻高出數等此冊  
尤是舊本精絕之甚當作書家上乘具法眼者展冊  
便得之 周天球

已上俱珊瑚網

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率更書米海嶽稱其真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  
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  
皆後人所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

等者也 董其昌觀於墨花閣因題

晉人論詩不取楊柳依依而取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以為偏有風人之致書得此巨眼應不置伯施信本  
于山陰廡外也然必得宋精搨如此本方堪游意耳  
玉水具什襲之 崇禎戊辰二月竹懶李日華題于  
漱雲齋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  
琢地得水而甘勅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書

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伯施  
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  
其名大如此弇州謂信本書太傷瘦儉獨醴泉銘道  
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眉公此帖如深山至人  
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  
駕也余未墜地時家甫得之于項氏其間缺字為文  
徵仲所補裝潢又得文氏善工尤足愛也砢玉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

趙孟頫歐陽玄康里巒宋濂四跋已見

歐書世所傳者九成宮碑邕禪師塔銘見者或鮮嘗  
觀宣和內府所藏荀公曾帖其遒勁精妙與此帖殆  
無異宜為世所寶也至順龍集壬申十月初吉雲中  
趙世延德敬父觀于金陵之筠雪齋

歐書遒勁清古後世所師法者邕禪師塔銘又為之冠石  
刻羽化已久江南故家間見二三本皆未若此本之妙也為  
報自然宜什襲藏之雖有黃金白璧不可換也至大辛亥窮

鵬十有二日如是翁聊城周馳景遠書於金陵之寓舍  
此碑蓋書於貞觀五年十一月以後九成宮銘則六  
年四月也不知孰為後先而此碑尤精絕視九成宮  
又為藏鋒豈一時之刻者自有工拙耶 再至元六  
年歲在庚辰三月初吉蜀郡謝端題

此帖之妙不獨法書摸勒之工亦非後世所及近年  
趙文敏公書法為天下第一而刻者得其形神百無  
一二則知古今之殊可歎者多矣今日即使歐陽信



本復作豈易得此刻工耶至正改元二月既望揭傒斯書于京師樂道里程文憲公故宅之西軒

趙子固評楷書以化度寺九成廟堂三碑為古今集大成舍是他求是南轅而北轍也今來京師見化度舊本三其嚴勁縝密神氣深穩始悟子固之言為然況摸搨之工如此本者尤難得也 王沂

皇甫府君碑

歐陽名跡入宣和内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

皇甫君名誕仕隋死于漢王諒之難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然于逝者未免有忝離之悲也乃吾家所藏此帖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較重模石本逕庭矣 平陽紫源九裔玉識

虞恭公碑

率更書溫虞公碑為真書第一筆學者率先學此兪州謂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謏謏松風矣余家舊藏此搨缺落過半至

字畫遒勁不在醴泉化度下也 樂卿父識于雪巢

夫子廟堂碑

陝刻有孔子廟碑是唐僧夢英篆書夫子廟堂碑是  
虞永興真書唐人絕重之以為青箱至寶者昔有收  
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磬卿二字  
得麻一斗雀口二字得銅研一房村二字得茅千頭  
隨人之好淺深今余所得虞本如層臺緩步高謝風  
塵決非五代王彥超重刻宜字字珍之也 玉水識

破邪論序

王世貞跋已見

褚登善書陰符經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  
今世石刻存者貞觀六年行草一卷永徽五年正書  
一卷而歐陽渤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其大小  
皆踰黍米而皆絕妙又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  
釋亦如之獨趙文敏書最為定本蓋據歐陽本也

弇州山人識

褚書聖教序記

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  
貶愛州歲餘卒未嘗生及龍朔也遂良于貞觀末為  
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四年進尚書右僕射是余家所藏本為原刻無疑  
乃三本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之不同也茲豈石才叔  
蒼舒所得者耶文潞公愛翫令子弟臨之出示坐客

盛稱公者為真才叔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  
大哂客報然余今有類是矣 玉識

薛稷雜碑

董道跋已見書譜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王世貞跋已見

孫過庭書譜

昔人謂孫叅軍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草書

難讀也又以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蓋落筆喜急速要是其自得趣耳董道云陳留孫虔禮好古博雅工文詞作草書咄逼羲獻尤妙於用筆雋拔剛斷出于天材非功用積習所致善臨摹往往真贋不辨文皇嘗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則似真可知矣其書譜凡三詳弇州跋中平陽千頃生識

唐搨孝經

王世貞跋見石刻唐明皇注孝經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碑在良鄉學舍黎秘書嘗托邵長孺物色之已裂為  
柱礎委榛莽中李宛平輦嵌縣壁顏其齋曰古墨然  
雲麾碑有二其為李秀者僅存二百餘字餘漫漶不  
可讀此為李思訓以畫名者而碑辭絕不及之蓋古  
人以藝為諱耳王元美云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  
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好酒骨青竟為  
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 岵山子識



李邕書東林寺碑

趙子固以北海學子敬病于歌側董玄宰以右軍如龍北海如象觀是刻與娑羅樹碑有出奇不窮也

樂卿

李邕書岳麓寺碑

李括州寫碑有八百本獨嶽麓最勝松雪亭林碑志力摹之三鼓而氣衰矣董思白嘗語余曰碑版文以李為宗則方正而有姿韻信然 沈德符題

李邕書葉有道先生神道碑

縉雲記葉法善隱松陽郊西山中嘗為其祖葉國重  
求郡守李邕碑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  
筆夜攝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  
今余家所藏此刻為舊搨道逸豐美可冠李書諸碑  
末行作數點傳是其魂寫至此聞雞唱欲急去故匆  
匆掇筆耳亦異矣 毘飛居士汪珂玉

張長史郎官壁記

董道稱此書隱約深嚴筋脈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  
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弇州謂旭以草聖  
名其楷法獨郎官壁記為最所藏九成廟堂化度虞  
褚諸楷帖皆避三舍矣此刻為重撫董玄宰云張伯  
高郎官壁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  
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 有芒氏叢書

宋搨顏魯公書華嚴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園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

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頃首和南

澄師大德侍者 十日敬空 鄴王書府藏記

右魯公書最佳頃年長安見于羅鄴王之猶子今復  
舉以遺余自此當永祕巾箱也 范質

襄蒙示魯公真筆歎服不足輒書短句 莆田蔡襄

魯公筆跡世無倫棗木傳摹多失真沙河千言宋開  
府潁川八段張敬因華嚴勝會見寶墨澄師大德彼  
何人錦囊玉軸勤愛護猶可流傳五百春 嘉祐元

年十月膝軒書

顏書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石刻在西安天寶年間僧楚金建塔行法華懺前後  
道場感舍利凡三十七顆後葬舍利復建道場又  
降一百八顆畫普賢變于筆鋒上連得一十九粒莫  
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  
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贊美蓋佛  
性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耳弇州以此帖結法尤

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公書如  
東方畫像家廟碑則天骨遒峻風稜射人也 十種  
加成信者識

顏平原書劉中使帖

王芝鮮于樞張晏白珽田衍中常五跋俱見書譜

董其昌跋見書譜

余所見顏魯公真跡爭坐位帖前半鹿脯帖自書告  
身朱巨川告身皆喁喁未暢及見劉中使帖拳大行

草書在青紙上忠義之氣森然動人始知世間自有  
此真物非可偽襲者此法書中神品第一後元人跋  
亦佳文徵仲一簡大得此帖筆意其中闕字亦作一  
行寫于此見古人真趣 書畫跋

顏尚書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論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為二人  
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  
至行香止為項又新所藏又新出以示余故搨本也

廣川書跋稱是顏書之烜赫者弇州謂稿草耳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 樂卿

父

柳河東謝人惠筆帖

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豪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纖自由也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



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為妙  
矣 公權

董其昌跋見前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

三帖乃游絲筆縈回恍渺中有挽強飲石之勁至不  
易得董道稱其真出鍾草出張真不見于世惟草獨  
傳體製該備故迥出唐諸子也 越函齋玉識

宋蔡忠惠公萬安橋記

王世貞跋見前

蘇文忠公書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為  
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撇法多拂起是  
右軍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此舊本也第石理麤漫  
鋒鍛多中斷耳昔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住  
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為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  
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為之撫然

羅池碑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  
濤迺字畫遒勁古雅是公書中第一宜海若之效靈  
而銘辭為柳子厚其英勃之氣自作明神也若坡公  
書表忠觀碑結法不能如羅池碑老亦婉潤可愛

醉翁豐樂二亭記

蘇玉局擘窠開書出徐顏結體雖小散緩而邁偉俊  
邁自是當家醉翁偶創新窠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

甫沿之作誌更成捧心若能于壓字處用古韻差可耳

馬券帖

子瞻以天廐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為書券魯直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黃魯直中興頌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肅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

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  
遠多失真蓋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卧  
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  
刻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谷念之耳  
山谷書狄梁公碑

王弇州跋已見

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誦語耳然不可不使何太

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米南宮天馬賦

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勒嚙膝生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真蹟向曾在余家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

王世貞跋已見

趙吳興書赤壁賦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豐碑大碣螭首龜趺  
要多非其至者須于閒窓散筆有意無意間求之耳  
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邸中間亦有金錯刀法雖瀟灑  
縱逸而不失矩度與蘓賦俱變體之佳者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嚴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雪菴茶榜

元僧普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

味書法風骨頗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胸中無卍字骨令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洒不足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書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亦號紫芝近俞允文絕不稱號忽刻一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七姬帖

七姬誌銘為尋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  
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絕第其事太奇而不  
情楊用修跋可謂得其隱真漢廷老吏也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七

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貢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陸湘

謄錄監生<sub>臣</sub>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五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五

孫退翁庚子銷夏記

五月之末久旱不雨林居始覺有藝意靜坐青藤  
下取古石刻繙閱日以二卷為率憶丁亥之冬曾  
著帖考今冉冉十三年矣舊所見者失去大半存  
者重一寓目聊借以瀟洒送日月而已烟雲過眼

寧敢謬執為常有乎退翁手記

宋賜畢文簡淳化閣帖

淳化帖為墨苑至寶內府聚木板搨用澄心堂紙李  
廷珪墨者絕少其字極豐穰而有神采凡鈎捺轉折  
起伏諸法俱備宛如手書余初見一二本上有翰林  
學士院印及紹聖三年裝題字者極精工寶之如拱  
璧忽於戊子之春見九本乃淳化四年賜學士畢士  
安者搨法佳妙紙色墨色如古漆板誠海內第一部

也時賈人索價甚昂余與子朴極力搜措衣物一時俱罄蓋恐市賈圖利分晰售之使此奇寶無復珠聯璧合之日非為一人耽清玩也

帖中第八卷第十卷俱有畢文肅題云淳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當直中使就院賜御札八分千字文一卷法帖一十卷受恩如是激節可知第九卷有蘇丞相頌題云蘇氏家藏子容題第十卷題云乙卯閏六月十四日太一宮齋晚臨南軒看不知誰題下有長

字印疑是賈秋壑又有李洪德秀題云右法帖十卷  
得於吳興蘇氏乃元祐丞相魏公家物第八卷後用  
公高之裔印蓋言畢公高之後也余假守濡須郡刊  
魏公譚訓內載公於相國寺得畢文簡賜本閣帖  
甚奇且云文簡以圖書斥遠祖名末中禮因考實錄  
淳化二年文簡自考功郎拜學士四年出知昇州然  
則乃文簡在翰林時所賜也下用李氏叔固印及李  
氏家藏印

嘗考輟耕錄載大梁劉衍卿所見淳化祖石帖每卷有題識種種今帖中無之然帖上洗去之痕甚多豈別一本耶即此本耶至云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按文簡以四年五月出知外州何至六月復有欽賜之事此則不可解者也原裝用山和尚錦今帖仍是山和尚錦蓋錦中五色銀錠紋名山和尚也所謂祖石帖者帖幾經翻刻而以原帖為祖石非別有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之也陸友仁以李後主昇



元帖為法帖之祖馬傳慶陳簡齋等各襲其說至董  
玄宰又以為澄清堂帖是祖帖皆誤也宋太宗當平  
定之後出內府之藏令王著摹勒石上以傳後世豈  
有反祖本亡國之帖而賜臣下乎

余既得丈簡賜本而缺首卷以為大美忌完理固如  
是正不必求全閱數日忽有持首卷來售者乃宋搨  
之最精者也與宋人汪逵諸君所考無異無論墨色  
開卷可辨其所刻卷數板字數相聯而字比諸帖中

字皆大他本所絕無有者也遂令十卷俱足亦異數也戊戌李上林以所藏宋搨第五卷閣帖送閱宋祿斷壞已甚余重裝之題云淳化官法帖真本極其豐逸然帶有開國朴氣他本摹刻雖極精工非失之瘦即失之媚遠不及也吾向見第六卷第十卷上有翰林學士院印及紹聖三年冬至前一日裝題字乃初搨本也又見第七卷第八卷上有賈似道印乃中年搨本也今復見此第五卷上有橫裂文乃晚年搨本

也吾三見而備悉帖之終始惟拈出朴氣二字則潭  
絳大觀諸刻一齊拜下風矣戊戌六月十六日退翁  
記庚子五月二十四日重閱於集古閣

宋賜本大觀太清樓帖

宋揭大觀帖有黃白紙二種所見不一而黃紙者止  
見一部字法精妙宛如手書乃徽宗賜宰相余深者  
予初從市賈得二本於江右李梅公得二本萊陽左  
旦明得二本浙江張爾唯得一本寶坻曾子固得一

本第一本在以鹽換爛紙者擔頭吳太和收之余再  
四購求不與後以銀酒卮十件易得止缺第九本聞  
杭州姜漚思有此本雖非黃紙者然係初搨余有顏  
魯公大字麻姑壇記帖世無二本姜欲得之更益以  
宋人畫卷乃相易而十卷適完按此帖在宋時莆田  
方楷曹以百萬購之不得後年久散亂王澐翁多方  
湊合始成全帙今兵火之後業已散亂如曩時而復  
珠聯璧合豈非神物在世有鬼神呵護之以至是乎

王澐翁有手跋極詳

宋搨絳帖

絳帖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共四卷乃宋人方楷所藏  
本又第六卷上有水精宮道人印乃趙子昂所藏本  
皆紙墨精妙絳帖之最佳者也按絳州法帖二十卷  
乃潘師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叅入別帖視宋人翻刻  
閣帖此最精采師旦尚哲宗秦國公主又名潘駙馬  
帖潘自能刻石雖井欄堦砌皆徧刻無餘故段數最

多或長尺餘者師旦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緡  
沒十卷於庫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謂之東庫本幼  
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有公私二本  
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至再南渡  
後潘氏真本已稱難得今傳世者大約皆權場中翻  
刻所謂亮字不全本新絳本北本是也如方趙二公  
藏本真此時之星鳳矣余又於王長垣寓見方楷所  
藏第九第十二卷而第九卷首頁斷損處與單炳文

所考昭合單炳文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符某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余所見九卷與單考無異信乎方氏所藏本為當今第一即趙本雖真亦覺墨

色少遜其餘上有日月字等號者不足言矣

潭帖

甲申後余見潭帖最多有初刻本有私第本有碑匠家本有新刻本有三山木本皆潭也而以劉丞相命僧希白所刻者為最今所藏第三第四二卷乃希白所摹刻者故獨存之字法清勁不俗不媚絳帖之下屈指惟此帖耳昔蘇子瞻桂帥程欽之家見潭帖謂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



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子瞻善書者乃以  
為潭勝閣帖何比擬失倫耶蓋子瞻之書從唐人顏  
魯公楊少師入手不深究晉旨故其言如是信乎鑒  
帖之難也閣中不收顏魯公猶之文選中不收蘭亭  
叙蓋當日豈無見而然政難與世人深語耳

定武禊帖肥本

余生平酷愛蘭亭叙不啻昔人所謂有蘭亭癖者然  
求一真定武本三十年無所遇所收者宋人翻刻本

至於唐石宋搨憂憂乎難言之矣南和白侍御抱一  
家傳一本是趙子固藏本所謂落水蘭亭也其本舊  
稱闕行五字未損神韻渾淪世間第一鴻寶侍御由  
林縣令徵為御史此帖不一日去手壬午余自楚中  
典試回侍御招余飲出此帖侑觴侍御為余門人余  
不敢一語贊恐侍御疑余欲得之也既而世道滄桑  
侍御避地會稽余次兒道楷亦就婚在彼每出帖相  
示輒言不能令余再見之慘然不樂越十五年侍御

隱居山中學出世法忽遣一介之使持帖遺余退谷  
中謂入山來一切俱棄豈可獨留此物以累清虛乎  
余意不欲收使者不肯持回適有唐僧貫休所畫羅  
漢卷神奇絕世乃以遺之覺三十年大願一旦豁然  
而故人高誼時時在我心目間也

趙子固所藏蘭亭乃姜白石舊物後有白石跋云嘉  
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鄉人湯伯升過董道人許見此  
禊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

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董買得之又跋云廿餘年  
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  
此此帖後歸於雪川蕭氏在其家二十年又歸于俞  
玉鑑家又歸於高幹辦家趙子固託滿師以半萬券  
得之舟過昇山風厲帆壞子固抱帖立淺水中曰蘭  
亭在此餘不足惜也乃自為跋數百言以記之末云  
首尾三十年心好目玩終獲為我物幾死猶不恨也  
人其可以輕視乎余有此哉其篤好之如此

趙松雪跋云古今言書者以右軍為最善評右軍之書者以禊帖為最善真跡既亡其刻之石者以定武為最善然而紙墨有精䟽拓手有工拙於是優劣分焉此本紙墨精拓手工在定武中豈非至寶耶又云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本之妙者此本後或歸子昂也

定武禊帖瘦本

瘦本定武帖缺角處有柯九思印蓋其所藏也姜白

石言蘭亭石本以有鋒芒稜角為勝此本羣帶右流  
天五字已缺而鋒穎神采奕奕搨法之最工者也濟  
南邢子愿曾翻刻之視此相去千里矣甲午始來予  
家余曾題之云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其實有不然  
者蘭亭之有定武如衆星之有斗羣峰之有嶽也舉  
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  
見神力俱足而不以力見所謂純綿裹鐵此真是矣  
宋人極力規撫不下百本或學其純綿而失之嫵媚

或學其裹鐵而失之硬直即面貌已遠况精神乎此本在趙中舍士禎家濟南邢太僕得之太僕歿歸于新城王氏兵亂淄川人以五斗米易得攜至京師不知重也劉安丘見之嘆賞其人乃珍秘之時余物色定武帖不得再四購求不許其人愛余唐人維摩說法圖及宣鑄乳爐乃彼此相易未幾趙子固所藏五字未損本亦至子固本肥此本瘦蓋紙有厚薄濕燥之不同寔一石也於是字內秀氣盡在吾几硯前矣

余未見趙柯藏本之先日所服膺惟國學本此本明  
初出於天師菴土中送至國學字法道秀氣味深厚  
宋人諸家所臨遠不及之每疑燕京自石晉後淪於  
境外此石何時所刻何時入土定在石晉以前姜堯  
章云定武本在官庫中熙寧中薛紹彭刻一副本易  
之取原石刻損五字以歸此本五字未損或薛氏所  
刻副本乎又云大觀間詔取薛氏所藏石龕置宣和  
殿內丙午敵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今石鼓具在



而蘭亭何在此本五字未刻損非薛氏所藏石也蓋  
定武今之定州去京師不遠薛氏所刻副本金元人  
移之於此理或然也

宋刻石今存者一為顓上本相傳顓上井中夜放光  
如虹縣令異之使下探得蘭亭及六銅壘一為長治  
本崇禎初陝西苟好善令長治掘地得蘭亭及舍利  
數顆苟與余同官沛梁時曾以搨本見遺今石已在  
苟君家矣余所見前人集本如宋理宗御府所集最

為精工每刻玉池皆用御府圖書其一百一十七刻  
俱全在故內今零散不可問矣又南宋丞相游似所  
集亦百餘本今西川胡菊潭先生所收二三十本後  
皆有手題用景仁及克齋圖書其中有御府領字從  
山本極為精采余手摹之刻石置硯山齋

右軍黃庭經

黃庭經傳世者少佳本褚河南臨者舊稱第一然石  
缺其半乙酉之春從市買得宋裝小冊一函展視用

筆之妙宛如手書其墨色搨工俱絕上書御府古石刻蓋唐石而宋裝也為宋高宗所鑒賞上有內府圖書印及奉華寶藏印劉夫人掌內書記居奉華堂凡有上品書畫始用其印此帖誠不世之珍每晨坐小窓下旭光滿室開卷欣然蓋十五年於茲矣

二王洛神賦

右軍所書洛神賦世絕不傳大令亦不見全本此石不知何時所刻筆致古逸真翩若驚鴻宛如游龍世

目所不經見者合裝成帙余曾有題云向聞王右軍有所書洛神賦求之二十年勿獲寓目即大令洛神

亦止見宋揭十三行耳丁亥之春同錢

闕名

於報國

寺松下見右軍洛神錢咋舌稱為異寶越數日復見大令全文二王妙蹟一旦完聚真異數也宋人董廣川最稱該博其書跋云逸少此賦當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未可以伯仲間論也又云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皆作今體知逸

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耳是廣川止見大  
令洛神未見右軍書也今併子敬書亦無復存者矣  
名蹟在世有日減無日增可慨也余行年六十始獲  
覩此良厚幸矣退翁記于西山之煙霞窟

大令洛神帖後有元人跋云子敬書洛神如龍如鸞  
莫可踪跡世代以來咸知所寶或以十三行或以八  
行為珍秘其全文不可復得蓋可知已此刻具其文  
可想像也更當兵亂臨攬寧不慨然至正二十六年

歲在丙午五月二十一日跋是日為小暑節天氣蒸  
雨久之數點而止華蓋叟記

澄清堂帖

澄清堂所刻皆右軍書計十卷黃長睿謂唐賀季真  
手摹者季後主得之刻石澄清堂極其精善遠在淳  
化閣之上惜世無傳者余僅得第一第二第四共三  
卷然王氏書法備於是矣是帖余付之樸兒置天津  
海雲閣戊戌五月余同內人觀海取此帖舟中一日

數十展記舊所跋

李後主刻此帖後宋太宗見而悅之因刻淳化閣相

敵至於神骨風致固非王侍書所能辦耳

五月二十  
五日海門

舟中

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處停筆為佳所

謂忙中不及作草也此法惟右軍獨據其勝而澄清

帖悉傳其神

楊村  
舟中

舟至河西務司關者胡君亟欲相晤以舟小有內眷

辭之乃出精楮求書並贈其先人震亨所著書余喜  
為臨此帖覺腕力差勝蓋原本極佳竈其幾微便勝  
數倍此名帖之足寶也

河西務  
每中

吾行年六十始知草法友人陳石雲窺其旨而未熟  
王孟津熟矣而未得其法蓋作草最忌連綿子敬所  
以不及右軍細玩澄清帖思過半矣

泊舟張家灣夜  
半大雨挑燈記

此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帖墓田帖



右軍所臨鍾太傅書乃南唐墨寶堂石神韻俱全信  
乎其為墨寶也太傅字形多匾闊帶有隸意右軍但  
以已意臨之不區區求形相之似也古人臨書惟欲  
發露自己精神不肯寄人籬下往往如此趙子昂云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乃王自似王非王之似鍾也  
王右軍黃庭經

余有御府本黃庭經特為寶重又得宋搨殘闕本乃  
褚河南所臨宋高宗刻之禁中米元章所謂天下第

一也雖存者僅半然不失為寶今行世乃吳通微書  
視此不啻霄壤矣

王右軍樂毅論

樂毅論是王右軍親書於石以貽後人者唐太宗取  
入御府甃昭陵中後溫韜盜發舊石已碎宋學士高  
紳以鐵束之其末獨存海宇此本是也歐陽文忠云  
其石高學士之子弟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  
焚其石趙德父云石未焚後在郎官趙竦家木匣貯

之極為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遺之後不知所在近人李日華有一本題一脩字傳為歐陽重刻然世亦罕見今所傳行者乃宋人王著偽書耳

王右軍東方朔畫贊

貞觀所購大王書評定以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則知此帖唐時尚在御府所謂殉葬王敬仁乃偽也書法挺勁與他書稍異唐初諸賢無不自此入手而柳誠懸得之為多觀護命經固全用其法也

王右軍曹娥碑

宋搨曹娥碑乃宋高宗御府本書法靜婉貞淑如覲  
其人書事至此真可傾國昔趙文敏評定其墨蹟曰  
如親見吕仙聽吹玉笙可以稱量天下之書詎不信  
然

六月七日為初伏天氣蒸雨數年來無此奇熱也閱  
此帖殊覺清風習習不啻赤腳踏層冰也

王右軍筆陣圖

相傳衛夫人有筆陣圖右軍題其後累代皆以為右軍書余觀其論書語殊淺薄尚不及孫虔禮而書法亦遠遜右軍他書殆後人妄為之耳趙子固云學書必先定間架若論間架莫平正於此矣操觚者所必資也至孫虔禮云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是又在人自得何如耳

王右軍十七帖

唐文皇收右軍遺跡率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因首有

十七字故名十七帖李後主得賀知章臨本刻之澄  
心堂大觀中又刻之太清樓俱精工至唐人雙鉤墨  
跡後有勅字者萬厯中在京師王思延家濟南邢子  
愿借之上石亦甚蒼勁有致不遜宋刻國變後北石  
不存後人恐未得見也

晉人以書擅當代然見之碑板無一佳者至周孝侯  
碑不知何人假之為右軍書且其文謬妄前人駁之  
詳矣不足存也

又

宋本淳化閣帖

乙酉賈人持閣帖第十卷來看上有水晶宮道人印  
是趙文敏家物文敏跋云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  
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題曰上  
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  
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  
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

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  
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及  
有木橫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  
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於書舖中得古帖三卷  
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  
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  
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拙皆  
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



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  
悉同又有慶厯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  
潘師旦絳州帖工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  
瑣者又有數十家而長沙絳州帖最知名要皆本此  
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

王大令十三行

余有宋刻洛神十三行精采如手書董玄宰云十三

行真蹟元時在趙文敏家使我得之則不啻也一日  
得見文敏所書跋云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  
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  
墨彩飛動紹興間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  
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蹟宋末賈似道執  
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  
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  
以紹興小璽款之却以續得裝於後以悅生胡盧印

及長字邱款之孟頫數年前見此神物托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持陳公書並此卷見遺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所收七璽完全是唐硬黃紙所書當是唐人臨本後有公權兩行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吾不敢以為真蹟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智永千文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蹟  
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蹟刻石極  
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搨不待驗律呂為律呂及  
有方綱摹字而知其妙也董玄宰云智永為虞世南  
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  
當思永興用筆乃不板結吾家有趙文敏六體千文  
惟楷書純類智永蓋以虞伯施參合為之遂為古今

之絕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河南所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寺大小畧同而同州饒骨慈恩饒韻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電之勢後云龍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唐褚遂

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徽元年庚戌出為同州刺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卒於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已六年矣安得復與書事蓋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摹刻官所實記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同者摹手異耳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分為二碑嵌雁

卷一百六十五  
塔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  
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  
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  
良書此自同州召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  
書也

僧懷仁聖教序

懷仁聖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  
中人習以書誥敕士大夫不學之也趙子固云其中

逸筆不知懷仁從何處取入使人未學他書先學此殊為可惡子固深於書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大不然者視此帖不斷本如瓊寶收藏家學與不學俱購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為甚有著金石史者謂聖教序較定武蘭亭相絕千里可為噴飯真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或未見真定武耳蘭亭是右軍第一妙蹟不特此也即宋所臨諸本無不各具一風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既高得其一枝半節無不善



者人能學一分即有一分之得力無不卓然大雅惟  
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即唐人吳通微號能書者  
亦受此累況其他乎黃長睿云學弗能至自俗碑字  
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輒俗使學蘭亭者有  
是乎長睿深於書學者失言矣余初得一不斷本繼  
於故內復得此本更完好字法纖毫逼具蓋唐搨也  
秦人王文含見之嘆不釋手

孫過庭書譜

唐初諸人無一不摹右軍然皆有蹊徑可尋獨孫虔  
禮之書譜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無意求合而無不宛  
合此有唐第一妙腕余垂髫時見丈氏停雲館帖中  
有此書愛之後見宋人刻本以為觀止矣甲申忽覩  
此卷驚嘆欲絕以市賈索價太昂不能收惜惋竟日  
卷上有宋高宗徽宗雙龍璽及宣和小璽卷中五垂  
也下少一百三十字漢末張伯英下少一百六十八  
字虞伯生臨秘閣帖補之後越六年復見于西川士

夫家以余愛之特甚乃許購得已將虞所補並後跋  
割去時一披閱覺宋人所刻尚在影響之間而停雲  
館不足言矣

宋秘閣續帖書譜

書譜石本以秘閣為勝視墨蹟稍肥然神韻宛存非  
他刻所能及也余覓之經年始得此本惜首缺十餘  
行

宋太清樓書譜

太清樓書譜視秘閣稍瘦其率意處無不與墨蹟相合道君與蔡元長皆精於書法者故工緻至此余覓之數年乃得此本

宋刻楷書書譜

孫虔禮書譜余所見墨蹟及宋人刻本皆草書也然又有正書本字法勁秀大有鍾王遺意前人所絕未語及也後有嘉定字宣彼時上石乎虔禮書有訛字皆從傍註之吳說一跋書亦工惜不全吳說字傳明

南渡後擅書名跋云若評書法當以鍾王為初祖欲學王法當以過庭為指南此確論也

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十八字是唐人雙鉤古人草書以右軍為第一神行官止備盡作草之法如大令之連綿已失家學矣米海嶽書史載此帖為薛道祖所收今帖上有道祖自書名並弘文印又元章一印或在道祖家見之而用此印乎後米友仁手題字亦勁拔元人下臨

安得之於宋又有亡宋南廊庫長條記滄桑後西川  
柳鳳占收得余借之上石後回揚州竟歸余又于山  
西張氏寓見右軍此事帖亦唐人雙鉤與襄鮪帖相  
類云是太倉王氏家物紙尾有賈氏悅生印曾入金  
源御府又有明昌諸印題簽隸書吳匏菴云是金章  
宗手筆余嘗言世無晉跡得唐人鈎摹本足矣不然  
得米老臨本亦足矣趙松雪自負賞鑒者如右軍思  
想帖乃雙鉤本也大德中子昂同霍肅周密郭天錫

張伯淳廬希貢馬昫喬簣成楊肯堂王芝鄧文原觀  
於鮮于伯機池上子昂跋謂右軍真蹟有龍跳天門  
虎卧鳳闕之勢觀者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是不知  
為雙鈎本也又右軍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宮所臨至  
元中子昂跋為世間神物有能襲片石刻以傳遠僕  
願供摹搨之役是亦不知為臨本也蓋世斷無晉人  
之跡華氏刻真賞齋帖謂薦季直表乃鍾元常墨蹟  
豈其然乎

王子敬地黃湯帖

子敬地黃湯帖一紙後有秋壑印文三橋跋謂其祖得之龍游士紳家衡山先生每以自隨王雅宜見而健羨乃歸之及雅宜歿後歸文氏三橋稱為唐鈎之最佳者余細玩之筆意全是米老知為海嶽臨本又如右軍東山帖乃米老書吳江村竟刻入王帖中墨蹟在嘉禾曹秋嶽處裝入米卷余借之刻米帖中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五